

南史卷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二

李延壽 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黃汝良

承德郎右春坊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周如砥等奉

勅重校刊

梁宗室下

安成康王秀 秀子機

機弟推

南平元襄王偉 偉子恪

恪弟恭

鄱陽忠烈王恢 恢子範

範子嗣

範弟諮

始興忠武王憺 憺子亮

亮弟暉

安成康王秀字彥達文帝第七子也年十二吳太妃亡
秀母弟始興王憺時年九歲與秀並以孝聞居喪累日
不進飲文帝親取粥授之哀其早孤命側室陳氏并母
二子陳亦無子有母德視二子如已生秀美風儀性方
靜雖左右近侍非正衣冠弗之見由是親友及家人咸
敬焉仕齊爲太子舍人長沙王懿平崔慧景後爲尚書
令居端右衡陽王暢爲衛尉掌管籥東昏日久逸游衆
頗勸懿廢之懿弗聽東昏左右惡懿勲高又慮廢立金
間懿懿亦危之自是諸親咸爲之備及難作臨川王宏
以下諸弟姪俱隱人間罕有發泄桂陽王融及禍武

帝兵至新林秀及諸親並自拔赴軍建康平爲南徐州
刺史天監元年封安成郡王京口自崔慧景亂後累被
兵革人戶流散秀招懷撫納惠愛大行仍屬饑年以私
財贍百姓所濟甚多六年爲江州刺史將發主者求堅
船以爲齋舫秀曰吾豈愛財而不愛士乃敎以牢者給
參佐下者載齋物旣而遭風齋舫遂破及至州聞前刺
史取徵士陶潛曾孫爲里司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
後胤卽日辟爲西曹時夏水汎長津梁斷絕外司請依
舊僦度收其價秀敎曰刺史不德水潦爲患可利之乎
給船而已七年遭慈母陳太妃憂詔起視事尋遷荊州

刺史加都督立學校招隱逸辟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
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等是歲魏縣匏城人反殺
豫州刺史司馬懷悅引司州刺史馬仙琕仙琕襲荊州
求應赴衆咸謂宜待臺報秀曰彼待我爲援援之宜速
待敕非應急也卽遣兵赴之及沮水暴長頗敗人田秀
以穀二萬斛贍之使長史蕭琛簡州貧老單丁吏一日
散遣百餘人百姓甚悅荊州嘗苦旱咸欲徙市開渠秀
乃責躬親祈楚望俄而甘雨卽降遂獲有年又武寧太
守爲弟所殺乃僞云士反秀照其姦慝望風首歎咸謂
之神於荊州起天居寺以武帝游梁館也及去任行次

大雷風波暴起船艫淪溺秀所問惟恐傷人十三年爲
郢州刺史加都督郢州地居衝要賦斂殷煩人力不堪
至以婦人供作秀務存約已省去游費百姓安堵境內
晏然貝口常爲戰地多暴露骸骨秀於黃鶴樓下祭而
埋之一夜夢數百人拜謝而去每冬月常作襦袴以賜
凍者時司州叛蠻田魯生魯賢超秀據篆籠來降武帝
以魯生爲北司州刺史魯賢北豫州刺史超秀定州刺
史爲北境捍蔽而魯生超秀互相讒毀有去就心秀撫
喻懷納各得其用當時賴之遷雍州刺史在路薨武帝
聞之甚痛悼焉遣南康王績緣道迎候初秀之西也郢

州人相送出境聞其疾百姓商賈咸爲請命及薨四州人裂裳爲白帽哀哭以迎送之雍州蠻迎秀聞薨祭哭而去喪至都贈司空諡曰康秀美容儀每在朝百寮屬目性仁恕喜愠不形於色左右嘗以石擲殺所養鵠齋師請按其罪秀曰吾豈以鳥傷人在都旦臨公事厨人進食誤覆之去而登車竟朝不飯亦弗之謂也時諸王金下士建安安成二王尤奸人物世以二安重士方之四豪秀精意學術搜集經記招學士平原劉孝標使撰類苑書未及畢而已行於世秀於武帝布衣昆季及爲君臣小心畏敬過於踈賤者帝益以此賢之少偏孤於

始與王憺尤篤憺久爲荊州刺史常以所得奉中分秀
秀稱心受之不辭多也昆弟之睦時議歸之佐史夏侯
亶等表立墓碑誌詔許焉當世高才游王門者東海王
僧孺吳郡陸倕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各製其文欲
擇用之而咸稱實錄遂四碑並建世子機嗣

機字智通位湘州刺史薨於州機美姿容善吐納家旣
多書博學強記然而好弄尚力遠士子邇小人爲州專
意聚斂無政績頻被案劾將葬有司請諡詔曰王好內
怠政宜諡曰煬所著詩賦數千言元帝集而序之子操

嗣

南史卷五十二
列傳 四
機弟推字智進少清敏好屬文深爲簡文所親賞普通
六年以王子封南浦侯歷淮南晉陵吳郡太守所臨必
赤地大旱吳人號旱母焉侯景之亂守東府城陷推握
節死之

南平元襄王偉字文達文帝第八子也幼清警好學仕
齊爲晉安王驃騎外兵參軍武帝爲雍州慮天下將亂
求迎偉及始興王憺俄聞已入沔帝欣然謂佐史曰阿
八十一行至吾無憂矣及起兵留行雍州州府事及帝
剋郢魯下尋陽圍建鄴而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瓚及巴
西太守魯休烈起兵逼荊州蕭穎胄憂憤暴卒西朝兇

懼徵兵於偉偉乃割州府將吏配始興王憺往赴之憺
至瓊等皆降齊和帝詔以偉爲都督雍州刺史天監元
年封建安王初武帝軍東下用度不足偉取襄陽寺銅
佛毀以爲錢富僧藏錮多加毒害後遂惡疾十三年累
遷爲左光祿大夫加親信四十人歲給米萬斛藥直二
百四十萬厨供月二十萬并二衛兩營雜役二百人陪
先置坊閣白直左右職局一百人以疾甚故不復出蕃
而加奉秩十五年所生母陳太妃薨毀頓過禮水漿不
入口累日帝每臨幸抑譬之偉雖奉詔而殆不勝喪惡
疾轉增因求改封十七年改封南平郡位侍中左光祿

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大通四年爲中書令大司馬薨僧
侍中太宰諡曰元襄偉性端雅持軌度少好學篤誠通
恕趨賢重士常如弗及由是四方游士當時知名者莫
不畢至疾亟喪明便不復出齊世青溪宮改爲芳林苑
天監初賜偉爲第又加穿築果木珍奇窮極彫靡有侔
造化立游客省寒暑得宜冬有籠爐夏設飲扇每與賓
客游其中命從事中郎蕭子範爲之記梁蕃邸之盛無
過焉而性多恩惠尤憖窮乏常遺腹心左右歷訪問里
人士有貧困吉凶不舉者即遣贍卹之平原王曼穎卒
家貧無以殯友人江革往哭之其妻兒對革號訴革曰

建安王當知必爲官理言未訖而偉使至給其喪事得
周濟焉每祁寒積雪則遣人載糒米隨乏絕者賦給之
晚年崇信佛理尤精玄學著二暗義製性情幾神等論
義僧寵及周捨殷鈞陸倕並名精解而不能屈朝廷得
失時有匡正子姪邪僻義方訓誘斯人斯疾而不得助
主興化梁政漸替自公薨焉世子恪嗣

世子恪字敬則弘雅有風則姿容端麗位雍州刺史年
少未閑庶務委之羣下百姓每通一辭數處輸錢方得
聞徹賓客有江仲舉蔡遠王臺卿庾仲容四人俱被接
遇並有蓄積故人間歌曰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

宅遂達武帝帝接之曰主人憤憤不如客尋以廬陵王
代爲刺史恪還奉見武帝以人間語問之恪大慙不敢
一言後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太清中爲郢州刺史
及亂邵陵王至郢恪郊迎之讓位焉邵陵不受及王僧
達至郢恪歸荊州元帝以爲尚書令司空賊平爲揚州
刺史時帝未遷都以恪宗室令譽故先使歸鎮社稷大
寶三年薨于長沙未之鎮也贈太尉諡曰靖節王恪弟

恭

恭字敬範天監八年封衡山縣侯初樂山侯正則有罪
敕讓諸王獨謂元襄王曰汝兒非直無過金有義方歷

位監南徐州事時衡州刺史武會超在州子姪縱暴州人朱朗聚黨反武帝以恭爲刺史時朗已圍始興恭至緩服徇賊示以恩信羣賊伏其勇是夜退三舍以避軍吏請追恭曰賊以政苛致叛非有陳吳之心緩之則自潰急之則併力諸君置之明日朗遣使請降恭杖節受之一無所問卽日收始興太守張寶生及會超弟之子子仁斬之軍門以其賄而虐也有司奏恭縱罪人專戮二千石有詔宥之遷湘州刺史善解吏事所在見稱而性尚華侈廣營第宅重齋步閣模寫宮殿尤好賓友酣宴終辰坐客滿筵言談不倦時元帝居蕃頗事聲譽勤

心著述卮酒未嘗妄進恭每從容謂曰下官歷觀時人多有不好懽興乃仰眠牀上看屋梁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尋除寧蠻校尉雍州刺史便道之鎮簡文少與恭游特被賞狎至是手令勗以政事恭至州政績有聲百姓請於城南立碑頌德詔許焉名爲政德碑是夜聞數百人大呼碑石明旦視之碑涌起一尺恭命以大柱置于碑上使力士數十人抑之不下又以酒脯祭之使人守視俄而自復視者竟不見之恭聞而惡焉先是武帝以雍爲邊鎮運數州粟以實儲倉恭乃多

取官米還贍私宅又典鬻陳保印侵剋百姓爲荊州刺史廬陵王所啓被詔徵還在都朝謁白服隨例帝曰白衣者爲誰對曰前衡山侯恭帝厲色曰不還我陳保印吾當白汝未已而保印實投湘東王王改其姓名曰袁逢恭竟不敘用侯景亂卒於城中詔特復本封元帝追謚曰僖侯

子靜字安仁少有美名號爲宗室後進有文才而篤志好學旣內足於財多聚經史散書滿席手自讐校何敬容欲以女妻之靜忌其太盛拒而不納時論服焉然好戲笑輕論人物時以此少之位給事黃門侍郎深爲簡

文所愛賞太清三年卒贈侍中

恭弟祗字敬謨美風儀幼有令譽天監中封定襄縣侯
後歷位北兖州刺史侯景亂與從弟湘潭侯退謀起兵
內援會州人反城應景祗遂奔東魏

鄱陽忠烈王恢字弘達文帝第十子也幼聰穎七歲能
通孝經論語義發擿無遺及長美風儀涉獵史籍仕齊
位北中郎外兵參軍前軍主簿宣武王之難逃在都下
武帝起兵恢藏伏得免大軍至新林乃奉迎天監元年
封鄱陽郡王除郢州刺史加都督初郢城內疾疫死者
甚多不及藏殯恢下車遽命瘞埋又遣四使巡行州部